

讀左管窺



讀
左
管
窺

趙青黎 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讀左管窺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讀左管窺

此據涇川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讀左管窺目錄

卷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春秋尊天王論

會盟篇

征伐篇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戒專利論

魯十二公書法論

傳例論

左氏好怪辨

左氏經世論

魯隱公論

魯四君不書弑論

黨逆論

桓公論

子同生書法論

鄭昭公論

經不書忽子儀弑論

五霸論

僖公論

魯三家論

卷下

左氏敘戰法論

滅項書法論

讀左管窺

目錄

卜筮論

單伯非魯大夫論

齊執單伯子叔姬論

荀息論

書公子重耳對楚後

書晉四女子

書子犯授璧後

書晉先軫狼臆

三良論

孟獻子論

三公子論

卻至論

穆姜終幽論

荀偃夢論

書甯殖言後

晉欒盈祈盈論

同盟于重邱論

書楚殺公子舒後

晉荀吳敗狄論

書宋衛陳鄭災後

子產論

晏嬰論

晏嬰路寢對論

公孫于齊論

昭子祈死論

公薨于乾侯論

史墨對趙簡子論

定公論

書陳恆弑其君壬後

讀左管窺卷上

清 星閣趙青藜著

詩亡然後春秋作解

聖人憂患之心。無日不切於天下。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相表裏。皆人心之精爽也。東遷以後。輜軒之使不下採。而列邦自爲其風氣。蕩然無復禮義之存。遂不得不作春秋。以自託於魯史。乃或謂孟子詩亡指筆削時。非春秋之所始。春秋不經筆削。與晉乘楚檣杌一耳。何取於作。且孟子何以直舉春秋而不言筆削也。爲之說者曰。王風不復雅。雅亡風未亡。魯有頌而周愈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殆以先儒雅亡之說爲非。而筆削與春秋果有二也。從而和之者曰。詩。民之情性。情性不應亡。即詩不應亡。詩不應亡。何獨亡於陳靈時。豈陳靈後。民遂無情性。其然。其不然乎。嗟乎。使隱桓莊閔時。秉史筆者有聖人。則魯頌必不敢請。請亦必不遽徇。一切干禮僭樂之爲。諸侯必不敢肆。然無忌。筆削可不於是始。獨不見夫隱公元年所書。及邾及宋。是私盟也。鄭伯克段。是專兵而賊恩也。辛叵歸賵。是下瀆而亂別也。祭伯來。其私交之萌芽乎。不請於天子以自立。立十一年。一朝王卒。以其身受弑。無爲討者。禮樂征伐。淪胥以亡。憂患之心。烏能已已。此筆削之時。即春秋所始。春秋所始。即詩亡後無疑也。維魯有頌。頌亦亡矣。獨斷其爲雅亡者。舉與而義嚴陳辭而迹著。且召旻何草不黃。序皆以爲刺幽王。而二雅適終。不尤爲東

遷而黍離降之可考者與。黍離降而王迹熄。王迹熄而春秋作。春秋之作。上以祖述堯舜。近以憲章文武。析詩禮之精。藏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先儒以爲傳心要典。心統性情。情性不亡。詩何以亡。亡於逞情欲而軼禮義耳。不聞其情於禮義。小雅之怨誹。疑於亂矣。何有於國風。風之序首關雎。終七月。聖人之深意存焉。且楚之討夏南。實始貪欲。賴申叔時一言以當於道。是卽不死之心所爲觸發。心惟有其不死。聖人因順用之。以作春秋。是故人者。陰陽之軀殼。聖人者。時人之本性。聖非必遠於人情。情其性則天下亂。性其情則天下治。是聖人之微權也。然則爲此說者。於性情之故。且有未析。邇言詩。邇問春秋也哉。或又謂黍離降自刪詩。彼觀樂之歌。王獨不聞乎。則且退而讀左傳也可。

春秋尊天王論

周室衰。聖人憂天下無王。而作春秋。魯宗國。故託魯史。始隱公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加王於正。公羊氏言大一統。是也。天命未改。而鄭寤生敢於無王。於是特書鄭伯克段于鄆。不請于王。而擅興師以殘其弟。志萌芽也。夫惡莫大於創始。而乃敢於交質。夷王於諸侯。四月取麥。秋又取禾。東遷以來。未之或有。傳特補之。著其漸也。先是而敢於伐衛。未幾而敢於盟石門。敢于助曲沃叛王伐翼。敢於以王師會邾伐宋。敢於侵陳而逞獲。敢於歸昉而請許。昉宣王所賜。鄭助祭泰山湯沐邑。許魯朝宿邑。明乎已可不從祀。并示魯以可不朝宿也。無王甚矣。朝王王不加禮。豈得謂王過。而且敢於入國。卽據入國。居許叔於許東偏。處鄭大夫獲於許西偏。命獲曰。我死乃亟去之。我不死。固可無懼於許也。前歸昉而魯未致許。乘桓新立以

卒遂其請。真奸人之雄哉。宋華督弑君。召公子馮。以馮居鄭。親鄭亦謂鄭素有無君心。可引爲同惡。而果抗王師於繻葛矣。敗王矣。射王中王肩矣。傳備具其事。而經書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諱莫如深也。大義凜然矣。夫鄭本畿甸諸侯。四方所環向。鄭無王。誰復有王。強侯悍國。互相侵奪。周其岌岌乎。寤生死九年。而桓公入齊。四年會北杏。平宋亂。歸功天子。然後天下知有共主。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蓋深許之也。許桓公斥寤生也。嗟夫。晉侯請隧。楚子問鼎。猶聞天命。知自戢。此以見創霸之功之大。而寤生敢肆其首惡。不誠爲萬世之罪魁也與。

會盟篇

禮教信義之俱衰。而會盟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會盟相維之天下也。然已非古矣。古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後有會。諸侯不自相信。請於天子。則盟以要之。無私會盟者。東遷以來。特盟參盟者紛紛矣。旋盟而旋背者。不一足也。而戰伐侵圍。遷敗取入。滅幾不可問。莊公九年。小白入齊。十三年會北杏。而齊始霸。諸侯於是乎無特會。伐宋之役。傳云。請師於周。杜氏因之。謂宋服從。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先儒非之。謂單伯果周大夫。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未敢信其然也。然及桓之身。四十年無大戰。爭則主盟得人之效也。卒未逾年。而鄭朝楚。三年而楚與盟中夏。紛紛擾擾。倍甚隱桓時。晉文起修其業。城濮一戰。楚氛以息。踐土大會。諸侯知朝王所。襄藉餘蔭。主盟絕秦東下。成景厲皆庸主也。蜀之盟。楚爲主。傳書之曰。置盟。言畏晉而竊與楚盟。猶知晉也。鄢陵雖非義戰。尙有餘風。悼起而繼之。三駕而楚不能爭。會

于蕭魚。卓然與召陵、葵邱媲美。越二十年盟于宋。晉權分矣。浸淫而昭而頃。至定會召陵謀楚。臨以天子。合十八國之衆。敗於士鞅索賂而無功。時齊景爭霸。盟鄆陵。謀納昭公。敗於梁邱據。受錦而不果納。末流下失。至大夫盟於其君。家臣盟於其大夫。陵夷極乎黃池。而愈不足相維。戰國游士之禍烈矣。

征伐篇

易曰：容民畜衆，丈人之所以貞吉也。春秋時，一戰爭之天下而已。周室凌夷，征討絕跡。卽伐義亦無足當者。王伐鄭，而但從蔡、衛、陳三弱國。子突救衛，格於衆諸侯，無功。然而王亦嘗命方伯矣。當齊圖霸而奉王討衛，得賂罷師，不請於天子。豈大司馬九伐之法哉？若會於稷，伐宋。晉衛陳鄭伐宋。會于夷儀，伐齊。晉各伐魯，討季氏。可以書伐矣。而卒成宋亂，定公子鮑位。同盟于重邱，各受季氏貨，不成爲伐矣。會劉子伐楚，經止書侵，侵示讎也。滅取襲獲降潰，無論矣。書戰二十有三，來戰無名。書遷凡十，遷郢爲善。書圍四十有四，同圍齊非過。書入二十有七，吳入郢最無禮。書城二十有九，城成周可無讎。書執三十有一，晉執戎蠻歸楚不知恥。書乞師五，公子遂如楚，壞周公法，救無不善。救而次，救不善矣。次無有善，伐而次，次斯善矣。至如邾執郕子用之，楚用蔡世子有，意如用人於亳社，六畜不相爲用，何其慘也。雖諱魯不書，書取鄭亦猶是直書其事，而事可考。義自見者耳。不然，春秋無足當伐義，而書伐二百一十有六，亦曰：其出師時，必有所執之辭焉。云爾。然若齊之侵蔡，伐楚，不戰而屈人，近王事矣。晉悼之三駕，其次也。固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乎。春秋亦祇直書之，佳兵不祥，筆嚴而意深矣。

春秋正人倫論

春秋之作。所以正人倫也。正人倫莫先夫婦。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未可徒咎女之不祥矣。左氏親炙此意。故先敘惠公仲子。明隱桓之弑。蓋有由來。繼以衛莊公不敬其嫡。釀州吁之亂。降及宣公。上烝下淫。禍亦愈烈。微齊。其國亡矣。齊復以多內嬖。殯躒六旬。亂與晉獻公等。吁。此桓霸之六終。而管子非王佐才也。獻且不辨同姓。平公效之。以蠱惑死。至鄭文弗禁革之出勞。莫保二女。宋平納棄。莫保世子。蔡景下淫而有子禍。陳私夏姬。齊通棠姜。皆及身受其弑。而棠姜卽以滅崔氏。夏姬旣戕其君其子。申公巫臣亦且前死。族滅於楚。何女之不祥如是。乃雍姬且信其人盡夫。樂祈通於其老而忍訴其子於父。則又其手自刃也。嗟夫。婦道無成。士也二三其德。德二三。禮廢壞矣。逆婦而卿不行。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也。脩贊而幣告虔。御孫以是嘆男女之無別也。左氏備述之。綦深切矣哉。彼女之賢者。猶能敬戒其夫。曾爲之綱也。而曷其奈何不敬。

春秋戒專利論

貧何損於家。富何益於國。春秋之作。戒專利也。蓋財人所同欲。賢智用以發身。愚不肖子以賈禍。左氏述之。有不厭其詳者。歷觀賢君衣食弗專。必分人也。遷邢如歸。師無私也。伐原示信。地不貪也。息吾民而出其積。散厚藏也。獻十穀而請衛侯。恤隣封也。忠盡之臣。則毀家以紓國。有若楚穀於菟。年饑以父命貸民粟。戶一鍾。有若鄭子皮。請公粟貸。使夫夫貸已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有若宋子罕。而甯武子貨醫。

曹貨筮史。唐欽從而竊馬。蔡固請而獻佩裘。皆能忠於君。不惜其財者也。乃奸邪卽厚施以竊國。若宋公子鮑。齊世卿陳。然亦多欲之主。力爲驅之耳。故夫求劍玉。欲敗度也。納郛鼎。龍賂章也。初稅畝。變古也。二不足。踵而甚也。賞邾庶。其訓盜也。復以邾糧歸。貪不改也。衛轍之卒死於越。毒其民也。齊景之莫保孺子。征無藝也。亡下陽而敗戎奪之鑒。益其疾也。納璧馬而假道。忽遠害。狃近利也。楚城陳蔡不羹。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晉霸之終於不振。政出多門而諸侯之幣日重也。烏有爲君可以專利者哉。惟臣之有家亦然。謀去羣公子而誰先。強也。鄭曼滿之弗過。貪也。秦伯弟鍼之出奔。富也。國交惡而滅駟秦。侈也。公子申之不終。賂也。令尹子常之竄死。賄也。殺子孔而分其室。專也。樂王鮒之死而戮。鬻獄也。子反之不免。貪進也。甯喜之滅其卿族。多邑也。成虎之知其將見殺而不去。懷寵也。鄭人相驚以伯有。用物宏也。數公孫黑而懼弗及。亂無厭也。蔓成然之爲王患。不知度也。陳轅頤之逐於國。私封田也。殺子南而轅觀起。馬數十乘也。文子免而戊必與。多財且驕也。鄭棄申侯以說晉。知臣莫若君也。楚誅無極以解讒。蒙王而自利也。崔有室而慶封奪之。封奔吳而聚而殲之。天富淫人。非祚之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豈不信耶。是故子產辭賞。晏子毀宅。子尾致邑。宋人獻玉。而子罕以不貪爲寶。范武子將老。謂其子曰。爾從二三子。唯敬。公孫黑肱告其屬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嗟夫。唯貧與敬。乃能永世。六卿之衆。非必三家獨盛。趙文子爲政而輕諸侯幣。韓宣子求環而終不敢邀二罪。魏獻子聽梗陽獄而卒納諷諫。却女樂於訟者之宗。荀與范也。不世其德。或受財而主季孫。或求貨而不恤蔡難。貨賂薰心。貪殘肆虐。驕侈成習。專利而不知止。衆之所怒。

天必從之。而願欲賴前哲以免也。必不然矣。

魯十二公書法論

論者謂朱子綱目於正統繼序書卽皇帝位。纂弑書卽即位。義法一本。春秋十二公之書卽位不書卽位。非漫然也。嘗竊疑之。朱子由後論前。得直行其書法。而一無所諱。春秋魯史。孔子魯人。豈獨定哀間有微辭哉。隱之不書卽位也。左氏曰。攝杜林因而釋之。以爲隱將讓國。不脩卽位之禮。故史不書。必謂仲尼削之。仲尼安得而削之。如使得而削之。則桓與宣皆當不書卽位。書卽位者。是自隱其纂弑。欲同於承常繼序。故史不敢不書。仲尼卽不得削。美惡不嫌同辭。其信然歟。自是而莊不書卽位。文姜出。公志也。閔不書卽位。亂也。僖不書卽位。公出也。史不書。仲尼亦不得而補也。自是而文成襄昭哀皆書卽位。當也。定之無正。公未立也。夏六月。昭公之喪至。公始立。書曰戊辰。公卽位。與書卽位於正月無異。而公之不得正其始。亦卽可見。禮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於柩前。昭之薨於十二月。使定以禮嗣位。則其年書正月可也。喪臨年而嗣未正位。其時固無君也。無君卽無正。而得以常例論乎。朱子魯頌集註曰。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魯史。仲尼魯人。安得漫以己意而從而削之也哉。乃其釋隱之所以削。莊閔僖之不書卽位者。皆曰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則桓宣未上請也。一弑其君自立。一公子遂弑嫡援之以立。抑又誰承乎。文成襄昭哀此五公者。孰上請命而皆書卽位乎。以是知其或書或不書。魯史舊文。仲尼亦因其實以著之已耳。觀夫司敗問昭公而直對曰知禮。引吳孟子而卽自

任曰過。事君之禮也。哀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其諸不非其大夫之義歟。且於詩存魯頌四篇。而南山之刺桓。敵笱載驅。猗嗟之刺莊。皆繫於齊風。其爲尊親諱也深矣。烏有其君之卽位已書史策。而任己意以削之也哉。如是則春秋一本魯史。而亂臣賊子何由得懼。顧獨不聞天王狩于河陽乎。是孔子之特筆也。是朱子之所竊取也。其他如齊公子商人。不以舍未踰年而不書君。鄭公子歸生。不以弑自子公而從未滅。晉趙盾之弑。已書於太史氏。必從而贊之。固皆所謂直行其書法。而可無諱者。要豈以之例魯哉。必以例魯。則羽父弑隱公。共仲弑子般。閔公襄仲弑惡及視。而書薨書卒。其魯史舊文歟。卽當改正。乃歸之仲尼親筆。以爲春秋有諱義。則愈不於公之卽位既書。獨可不諱而從而削之也明矣。

傳例論

君臣父子。恩最篤。誼最明。經聖人筆削。猶不勝其議論紛紛者。狃于社稷爲重。如晉世子申生。公羊謂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是已。孟子之論小弁也。幽王無必殺宜臼之心。故得留其身。以繫社稷。夫父母生之。父母殺之。是自我受之。而自我歸之也。君賜臣死。臣不敢不死。義無所逃於天地也。奔新城而殺其傅。申生得不死乎哉。此義不明。而齊光敢于弑矣。衛輒忍於拒矣。書曰。晉侯與宋公殺其世子痤。天王殺其弟佖。夫同一例例之。無可疑者也。乃專以君臣論。臣無二心。天之制也。陳洩治極諫而死。左氏引孔子言以非之。胡傳於義精矣。且曰。猶在宋子哀。魯叔盼之後。是使人臣必無諫於其君。坐視其顛危而不顧。國

家將何賴焉。是龍逢、比干、果非俊物。而容默希寵者轉得託於明哲也。於義何居。書曰：陳明乎其君與用事之臣同殺之也。曰：大夫不失其官也。書名以垂後戒也。諸侯死則名之。何況大夫。必援宰咺、宰糾以書名爲貶。則孔父、仇牧於例已不通矣。歷考春秋殺大夫無不名。惟曹與宋有不名者。曹值戎侵。宋昭無道。所殺非一人。不勝名。或赴告有未及。魯史有闕。不得而補。若夏五、郭公於褒貶無涉也。何獨執之以爲洩治疑。且晉殺欒盈而不具官。貶矣。然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具官矣。左氏曰：貴之。胡傳謂不能具官。卽具官亦不盡闕褒貶也。傳例之不可通。類如是。况拘拘於或月或不月。或日或不日之陋焉者乎。朱子曰：因其事而實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不可揜。又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準其大以例其細。而無所膠於心。固比事屬辭之教也。夫。

左氏好怪辨

范甯譏左氏曰：誣。豈以其好言怪歟。然皆推本於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休咎。聖人能知而能不言耳。左氏言之。吾求其誣不得也。請以傳之記怪者詳之。齊襄公田。見彭生射之。人立而啼。沙鹿崩。卜偃以爲大咎。晉獻公卜驪姬。而曰不如從長。太子申生見告。狐突以請上帝。秦伐晉而筮之。繇無不應。晉景公夢大厲。而卜不食新。鸛鳴來巢。而公孫于齊。若類乎誕者。然彭生實由公使。晉禍烈矣。沙鹿之崩。驗矣。獻公不避同姓。夷吾實多失德。高梁之死。圍亦非才。獻麥殺巫。景豈能賢。昭公不推心以任子家。不量力以去強族。夫何莫非本於人事乎。乃其記鄭內蛇。外蛇。而述申繻曰：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有神降於莘。而述史。

歸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石言於晉。而述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悼公問宋火。而述士弱曰。在道。國亂無象。龍闕於涪淵。而述子產之拒請禱者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而禳之。則彼其室也。明乎妖固自人。任道則可。徒禳無益。皆精義也。至其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而宋衛陳鄭災。因以示救災之方。終斷之曰。陳不告。許不弔。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追誌辛有之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上警人主。下戒匹夫。真史之良也。而豈術士家語哉。若其有蛇自泉宮出。魯人以聲姜之薨。謂爲蛇妖。而毀泉臺。或叫於宋大廟曰。譴譴出出。而宋共姬遇災卒。聲伯占夢之暮而卒。呂錡夢射月。中楚王目。身亦隨斃。范文子。叔孫昭子。使祝宗祈而皆卒。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石隕於宋五。隕星也。晉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或有驗。或無驗。固信傳信。疑傳疑之體也。彼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人之聰慧。有不容以尋常例者。公冶長之通鳥言。亦猶是也。豈有誣哉。亦求其豔且富焉可矣。

左氏經世論

左氏之足經世也。經立其常。權濟其變。豈獨尊周室以定君臣。正人倫以別夫婦。戒專利以保家國。表德禮以靖兵刑。黜反覆以信會盟。崇退讓以礪廉節已哉。卽如明英宗土木之變。終能復辟。人以爲于忠肅鑒南宋之敗。迄有成功。不知其成敗之決於事幾者。早具左傳中。晉陰飴甥對秦伯。以不憚征繕以立圉也。而夷吾歸矣。豈朝以入。夕以死。婢子果與有力歟。鄭公孫申謀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遂以我

執一人焉何益。而鄭伯歸矣。鄭伯歸而討立君者。殺叔申。事復與英宗類。信乎果非其人。還以害身乎。嗟夫。純臣豈爲身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何知焉。至楚子謀遷。而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尤爲宋之自汴梁而建康而臨安而崖州。偷生苟且。亦終必亡之大禍鑒也哉。則左氏之謨。眞計謨。而徒以豔羨之。以其誣譏之。其不知左氏也實甚。夫前車之轍。後車之鑒也。讀書者見古人之成。必思其所由成。以自免於敗。見古人之敗。必思其所由敗。以自圖其成。此窮經切己之要法。而謀國之善術出焉矣。

魯隱公論

元妃孟子卒。無出立嗣以長而屬隱公。禮也。桓母仲子。同一繼室耳。豈惠公嬖之。立爲夫人乎。隱讓以成父志。不謂非賢。顧既帥國人奉之矣。桓之不肖。羽父之不臣。誠不容誅。而公之處此。亦有未善者。當始攝時。桓誠少。攝已十年。桓長矣。保無歆心。至羽父請殺桓。而曰。吾將老。吾將授。將者。未可知之辭。度亦非桓所樂聞。夫羽父之請以求大宰也。求之我而不得。遂勢必轉求之桓。趨利之心。何所不至。令當斯時。執羽父聲明其語。正之典刑。迎桓而奉身以退。眞可菟裘老矣。若隱公者。有仁心而無仁術者也。且兵者。國之大事。命將。君之大權。輦於四年會鄭宋。十年復會伐宋。俱不待公命。微桓亦豈能終守臣節哉。是故仁者必有勇。

魯四君不書弑論

隱公十有一年薨。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閔公薨。杜亦曰。史策諱之。而劉原父氏獨以